

宋庆龄在九一八事变前后

郑瑛



发。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宋庆龄视察真如战场后，与抗战前线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合影。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回眸宋庆龄在此前后，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崇高声望为救国救民所做的工作，令人深深感动。

发电表明立场

1929年6月2日，宋庆龄由南京抵达上海。下车后，她派秘书向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说明：此次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国葬仪式，“长途劳顿，故来沪休息”。

8月1日，宋庆龄发给国际反帝大同盟一封信，其中指出：“反动的南京政府正在勾结帝国主义分子势力，残酷镇压中国人民大众。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但是中国人民大众，不因受镇压而气馁，不为谎言宣传所蒙骗，他们只是将站在革命一边进行斗争”。

有人把这封信印成传单，从上海南京路先施公司顶楼撒下，市民们争相传阅。一位朋友问及宋庆龄的感受时，她说：“自从我发了电报之后，心里感到痛快多了。我必须表明自己的信念，至于我个人会遇到什么后果，那是无关紧要的。”

8月10日，戴季陶登门“拜访”，宋庆龄当面训斥他：“你散布谣言把我的电报说成共产党的捏造，未免太可笑了。我可以证明，一字一句都是我自己的。”

9月21日，宋庆龄乘邮轮前往法国，料理制作孙中山铜像事宜。11月中旬，她转赴德国，在柏林致函杨杏佛提及：“我一直在试图说服人们在欧洲设立一家中国新闻机构的必要性。英国、法国和日本的报纸经常散布对我们不利的新闻，而我们却没有办法去纠正！”

其间，宋庆龄常在图书馆“沉湎于书籍之中”，她还担任国际保卫革命者委员会领导机构成员。1931年5月28日，她曾致函杨杏佛，其中说：“衷心感谢你好意打电报给我”“我住了三个多星期的医院，刚刚出院。我受了不少痛苦，发了几天高烧”“我很想知道更多的国内‘政治’。你写信能否多充实一些少保守一些？谈谈你的看法和一些预见”。

发表《宋庆龄之宣言》

1931年8月13日，宋庆龄返抵上海，到西摩路宋宅（今陕西北路369号），在母亲灵前祭奠；8月18日，她出席母亲葬礼。

9月18日，日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当局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却推行不抵抗政策，残暴镇压爱国运动，宋庆龄对此非常愤慨。不久，她

会见刚由法国抵沪的何香凝，两人就抗日事业畅谈甚久。

12月19日，宋庆龄撰写政治宣言。当天下午，史量才主持召开上海日报公会紧急会议，要求各报全文登载。翌日，上海多数报纸都不顾国民党当局新闻检查令，发表《宋庆龄之宣言》（后收入《宋庆龄选集》时，题目修改为《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其中指出：“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由于日本公然侵入我东北，广州和南京，这两个集团由于国难当前和舆论的谴责，都不得不暂时停止公开的战争，而召开所谓‘和平统一会议’。阴谋围绕会议进行了三个月之久”“仅在三天以前，在帝国主义国家使节的命令之下，这个‘统一政府’竟力图镇压爱国的学生运动”“暴行是在这样的时候演出的：一支外国帝国主义的军队正向锦州推进，而所有卖国贼和帝国主义分子正受到优待、阿谀和保护”“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掉。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我不得不率直地宣布，既然组织国民党的目的是以它为革命的机器，既然它未能完成它所以被创造起来的任务，我们对它的灭亡就不必惋惜。我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正确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我深信：虽然今天当权的反动势力在进行恐怖活动，中国千百万真正的革命者必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反之，由于国家当前形势的危急，他们将加紧工作，朝着革命所树立的目标胜利前进”。

戈宝权在《高尔基与孙中山和宋庆龄》一文中回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了我东北；接着1932年又发动了进攻上海的‘一·二八’战争，高尔基对日本军国主义者这种‘空前卑劣的暴行’表示了无限的愤慨。当宋庆龄同志代表反帝大同盟向全世界的进步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发出呼吁时，她发了一份电报给高尔基，请求他给予声援。高尔基立即在1932年3月2日的《消息报》上，发表了《响应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呼吁》一文，其中有力地指出：我怀疑，是否可能用语言来援助中国的无产阶级……资本家们并不反对发动新的大屠杀。无产阶级能够阻止住他们——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做。援助中国——世界无产阶级团结的表现——这是一件伟大的事业。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有力地发出：‘不准干涉中国！’——能够更加有力地证实，这并不是空话。”

蔡建国（蔡元培后人）在《崇高的革命气节》一文中回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掀起了要求抗日的浪潮。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侯外庐等人因多次发表演讲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宋庆龄在上海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同蔡元培以民权保障同盟负责人的名义致电宋子文、于学忠，要求释放，电文说：‘北平警探非法逮捕监禁各大学教授学生许德珩等，至今未释，摧残法治、蹂躏民权，莫此为甚。年来国事凌夷，民气消沉，皆坐民权不立，人民在家时怀朝不保暮之恐惧，对外何能鼓同仇敌忾之精神……望即日释放在平被非法拘禁之学校师生许德珩等，以重民权而张公道。’并委派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由沪赴北平，亲自斡旋，把许德珩营救出来。这一时期，他们还出力营救了廖承志、陈赓、丁玲、潘梓年等许多革命志士。”

当时，宋庆龄呼吁抵御外敌和支

持爱国运动的壮举，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不惧危险赴前沿阵地

1932年1月，在侵沪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前夕，宋庆龄在上海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寓所与史量才、杨杏佛交换对局势的看法，她认为：“日本人得寸进尺，气焰很盛，看来上海的战事是不可避免的”“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抗战情绪很高，蔡廷锴、蒋光鼐等将领的态度都很坚决，应当给他们以支持，作他们的后盾”。

1月30日，宋庆龄、何香凝赴真如十九路军前线指挥部慰问，她热情褒奖该军洗刷了九一八不战而退的耻辱。2月6日，宋庆龄偕宋子文夫人张乐怡再次到真如，她巡视战地时手捧战利品在残壁前留影，以表示与十九路军官兵一起抗战到底的决心。

2月12日，宋庆龄又前往吴淞，不惧危险赴前沿阵地向官兵致意，并对旅长翁照垣说：“守吴淞之功极伟，尤望继续奋斗，不使我中国有寸土入于敌人之手。”由于国民党当局未发给棉衣，并拖欠军饷，十九路军官兵在数九严寒天仅穿单薄衣裤；宋庆龄从前线归来，立即发动各界紧急提供御寒衣物。在数日之内，3万余套棉衣、丝棉背心分批送到部队。

十九路军被迫撤离后，许多伤员留在当地。宋庆龄鉴于战时医院力量分散，便与何香凝等积极奔走，借徐家汇交通大学部分校舍建起国民伤兵医院，使伤员们得到妥善安置和治疗。

1933年3月8日，国民御侮自救会成立上海，宋庆龄担任会长。在成立大会上，宋庆龄发表演讲，呼吁“中国的一切男子、一切妇女与一切的青年，尤其是工人、农民、学生与义勇军一齐联合起来”，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全国军队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配以适当的军械与飞机，应开拔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等要求。

9月30日，经中共江苏省委的周密安排，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即远东反战大会）在上海举行。这天凌晨，宋庆龄在党组织的交通员陪同下，甩掉特务的跟踪，悄悄进入会场。

宋庆龄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在世界反战委员会主席、英国工党议员马莱报告各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形势之后，宋庆龄作《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演讲，明确指出：“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我们拥护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她还号召：“在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即在争取中国的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团结一致！”

会议通过了《为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进攻中国红军的抗议书》《反白色恐怖的抗议》《反对帝国主义法西斯蒂恐怖的抗议》等，并成立由宋庆龄担任主席的世界反战委员会中国分会。这次会议的召开，表明中国进步力量与世界反战力量更紧密地牵手，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已汇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

（作者系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长）

丁玲写给鲁迅的三封信

王剑

1924年，漂泊在北京的丁玲，觉得前途渺茫，内心非常苦闷。这时，她想到了鲁迅，就鼓起勇气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的境遇和困惑，希望得到指引。

收到丁玲的信，鲁迅很惊讶，就托付荆有麟等几个熟识的人四下打听。孙伏园认为这信的笔迹很像休芸芸（沈从文），于是鲁迅便认为这封求助信不过是开玩笑而已，就没有回信。后来，鲁迅得知确有丁玲其人，并因在京无以为生，已经回湖南老家了。鲁迅有点后悔，便说：“青年人是多半不愿回老家的，她竟回老家，可见是抱着痛苦回去的。她那封信，我未见有回她，倒觉得不舒服。”

1933年，主编左翼刊物《北斗》的丁玲被捕。鲁迅以为丁玲已遭不幸，十分悲恸，就以《悼丁君》为题，写下一首诗：“如磐遥夜拥重楼，翦柳春风导九秋。湘瑟凝尘清绝处，可怜无女耀高丘。”刊登在《涛声》第2卷第38期上。

这是丁玲写给鲁迅的第三封信，只是她再也见不到鲁迅了。

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

王荣 王抒滢

美国作家赛珍珠因为创作了一系列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和描写其父母的两部传记《战斗的天使》和《异邦客》，获得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其中又以《大地》“三部曲”——《大地》《儿子们》《分家》最为杰出。作者以同情的笔触和白描的手法，塑造了一系列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的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写出了“农民灵魂的几个侧面”。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一作品跨越了东西方文化的鸿沟，有力地改变了不少西方读者眼中中国那种“历史悠久而又软弱落后的神秘国度”的印象。

《大地》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述了皖北农民王龙一家的发展历程。故事的前半部分描写王龙的发家史，表现王龙对土地的依赖和挚爱，以及土地与农民的密切联系；小说的后半部分描写王龙成为地主之后的生活，以及以王龙的儿子们为代表的年轻一代背弃土地的过程。赛珍珠通过描写王龙由一个普通农民成为一个地主的过程，以大地之恋为线索和散文文化的随笔笔触，描摹千年古国的田园风貌，勾勒出了具有生命力的农民形象。

《儿子们》的主人公是王虎，王龙的第三个儿子，围绕他的成长史，王虎经历了土匪、军阀、司令三重身份的转换，充满了血腥与阴谋。贫穷和苦难造就了大批流民，滋生了土匪、军阀与司令，灾难一个接着一个蹂躏这块土地和黎民众生，农民们顽强地在这土地上耕耘着贫困而无望的日子。

《分家》的主角王源是王虎的爱子。王源性格中突出的一点是对暴力与血腥的反感、反抗，他与父亲王虎选择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一条科学救国的改良主义之路。小说关于王源重返祖父老屋的描写，让我们重温了王龙发家前对土地的深情。王源从海外归来，埋葬了父亲，决心留在故乡，以现代农业改造古老乡村。

《大地》三部曲被瑞典皇家学院誉为“对中国农村生活具有史诗般的描述”的作品。赛珍珠凭借《大地》三部曲，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和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唯一一个同时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人。

陆俨少作画赠友人

周星

有一天，一位多年未见的好友专程登门拜访陆俨少。两人多年不见，彼此非常高兴，坐在沙发上相互吐露心迹。聊了一会儿，陆俨少起身走到画桌前，开始作画。他坦言自己最爱创作山水画，并认为作画是三分字、三分画、四分读书。评价一幅画除了画得像以外，还需要从气象、笔墨和韵味三方面考察。约十来分钟后，一幅山水小品画就完成了。陆老巧妙地以他的徒弟、友人和自己作为画中人物，让友人惊叹不已。

一幅画毕，陆老意犹未尽，仍在兴头上，他表示自己喜欢梅花，再画幅春梅送友人。只见他用毛笔侧锋画出大湖石，再用中锋一挺，一支生机勃勃的梅枝立刻呈现了出来。最后在枝叶叶一圈一点，寥寥几笔，一树满满的梅花孕育而生，充满着活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友人在一旁不禁鼓掌叫好。

两幅画画毕，陆老刚坐下却又站起来走进卧室，从橱柜里拿出一幅五尺开三的山水画。他兴高采烈地向友人介绍此画是他挂在铅丝绳上完成的，空闲时就端详一番，补上一笔，或者添加点什么……花费了整整两天时间才创作出来的。他把这幅山水画与前两幅现场所作之画一并送给了这位友人。

2012年，陆俨少先生的画作《毛主席〈沁园春〉词意》以120万元起拍，最终以517.5万元的价格成交。如今，陆先生的画作已经成为书画珍品。正因为如此，2023年5月，国家文物局公布的41位书画家作品“一律不准出境”名单中，陆俨少先生名字赫然在列。这也是对陆老艺术成就的最大肯定。

没有再见过面的启蒙老师。叩开门，师母一脸疑惑：“你找谁呀？”“我是张升，来看望陆寅生老师。”正在卧室休息的陆老师闻声而出，当时他已80多岁高龄，张乐平也已72岁。他仔细打量面前的客人，终于想起了在海盐第一小学读书的那个爱画画的小朋友：“你就是张升呀！像的，像的！”陆寅生激动地说：“我是《三毛流浪记》的忠实读者，但是几十年来一直不知道张乐平就是张升。”

著名漫画家曹雨看曾经教过他的默默无闻的小学老师，这怎能不使陆寅生感动！张乐平紧紧握着陆老师的双手，亲切地说：“我的第一幅漫画是您教我画的，我一直没有忘记您！”一番话，道出了张乐平尊师、敬师、爱师的真挚情感。陆寅生激动得热泪盈眶：“这已是54年前的事了，难得你还想着我，还特意来看望我。”

张乐平年过七旬依然不忘启蒙老师，一时被传为佳话。

探寻鹤乡文脉 记录文史通榆

——吉林省通榆县政协文史馆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高峰 通讯员 范明食

心愿。

目标明确后，通榆县政协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思路：走出去借外脑、走下去收集史料。

县政协首先成立了高规格的筹建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专班，召开建设推进会、布展规划会、设计评审会25场次，安排部署工作，解决具体问题。在展陈大厅的设计上，县政协主席邓利辉带领相关工作人员和设计人员先后赴山西、黑龙江等地参观学习，充分借鉴各地文史馆建设的先进经验。

县政协用“上穷碧落下黄泉”作为走下去收集史料的目标，他们成立5个专业小组，采取多种形式收集史料，把挖掘收集整理好各类图片、文字和史料，作为建馆的一项基础工作切实抓紧抓好。对于收集来的图片、资料，进行认真的筛选，力求用最简洁的文字和最具有代表性的照片来展示政协的历史足迹。经过县政协上下齐心协力，实现工程建设高效顺利推进，先后征集图片资料2000余张以及大量的文史书籍和影像资料。

群策群力之下，雄奇壮观的光辉历

史画卷在通榆小城逐渐铺开……

“要读懂一座城，一定不能错过的博物馆，而要读懂一座城的城市内核，一定不能错过的是文史馆。因为，文史馆是一座城存放灵魂的地方，这里不仅记录了一部历史，还传承着一份担当。”这是邓利辉对文史馆的阐释。

是展台、是平台

今年7月27日，通榆政协文史馆对社会免费开放，并为团体参观者提供免费讲解。

通榆政协文史馆展出面积170平方米，由前言、后记和“光辉历程、文史通榆、团结军民、历史跨越、书香政协”五个篇章组成，各篇章通过大量的文字、照片、资料、图书、影像等形式，利用声、光、电、多媒体、二维码等现代化科技手段，讲述着通榆的历史更迭和政协的发展历程……

通榆政协文史馆位于通榆政协办公楼一楼，迎面的一幅幅油画《初春》格外引人注目，毛泽东等开国元勋与民主党派、各界人士欢聚一堂的恢宏场面，突

显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长廊里对人民政协性质、定位、两大主题内容板块的介绍，把参观者带进了时光隧道，打开了民主协商记忆的大门……

通榆政协文史馆记载了义勇军抗日御敌的英雄事迹，记载了巩固政权、打击土匪的真实历史实录。既有对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模范人物的宣传，向社会各界讲述着不同历史时期的通榆故事。通榆政协文史馆建成后，已成为了委员联络站、委员之家的平台，在这里开展的书香政协系列活动成了委员建议履职之外的全新沟通平台，生动展现了全县广大政协委员为通榆发展献计出力的真实图景。

为了提升文史馆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厚植“书香”品牌，目前，县政协陆续组织10个委员活动小组200余名政协委员来文史馆参观学习，持续开展“书香政协”建设。开馆以来，先后接待了考察团50余人来馆参观指导工作，接待县内有关单位、社会各界人员2000多人，擦亮了文史馆以史鉴今、以文化人的形象窗口，让一缕书香飘满鹤乡小城。

文以载道，史以鉴今。邓利辉表示，通榆政协文史馆的建成开馆不是文史馆建设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下一步县政协将切实管理好、运用好、发展好政协文史馆，让通榆政协文史馆成为政协交流的窗口、参政建言的渠道、以文培元的基地、凝心铸魂的载体、团结联谊的高地，打造成通榆县一张亮眼的文化新名片。

张乐平冒雨访师

周惠斌

“三毛之父”张乐平生于浙江海盐县的黄头庵村，自幼喜爱画画，因为家境贫寒，没有钱买笔、墨、纸，因此，他常常以杭州湾滩涂作纸、以芦柴为笔，练习绘画。

张乐平读小学时，深得美术老师陆寅生的器重。当时，北洋军阀曹錕以每张5000银洋收买选票，最后当上了总统。陆老师以这一贿选丑闻为题材，给张乐平出题《一豕负五千元》，指导他画政治讽刺画，这是张乐平漫画创作的开始。

1928年，张乐平告别家乡，从此和陆老师失去了联系。尽管他们后来都住在上海，可是，由于张乐平早年在完小读书时名字叫张升，因此陆寅生并不知道上海滩鼎鼎大名的漫画家张乐平就是他当年的学生。

1982年3月中旬，张乐平辗转打听，终于知道了陆寅生的住址。春雨霏霏的一天，张乐平一手撑着雨伞，一手提着蛋糕，专程拜访54年

没有再见过面的启蒙老师。叩开门，师母一脸疑惑：“你找谁呀？”“我是张升，来看望陆寅生老师。”正在卧室休息的陆老师闻声而出，当时他已80多岁高龄，张乐平也已72岁。他仔细打量面前的客人，终于想起了在海盐第一小学读书的那个爱画画的小朋友：“你就是张升呀！像的，像的！”陆寅生激动地说：“我是《三毛流浪记》的忠实读者，但是几十年来一直不知道张乐平就是张升。”

著名漫画家曹雨看曾经教过他的默默无闻的小学老师，这怎能不使陆寅生感动！张乐平紧紧握着陆老师的双手，亲切地说：“我的第一幅漫画是您教我画的，我一直没有忘记您！”一番话，道出了张乐平尊师、敬师、爱师的真挚情感。陆寅生激动得热泪盈眶：“这已是54年前的事了，难得你还想着我，还特意来看望我。”

张乐平年过七旬依然不忘启蒙老师，一时被传为佳话。